

金风玉露一相逢

——引江济淮(南水北调)入淮河口见闻

花学筑



向春天出发

金广良 摄

盛夏七月。我陪同来自北京的曾经老领导老同事一行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北门方向参观了引江济淮入淮河口工程。眼前的八公山，一派葱茏。站在著名的八公山麓，确切地说站在通往八公山乡豆腐村的东淝河大桥上，看着正在热火朝天施工的引江济淮入淮河口工程船闸项目，不由生出古战场又著新篇的感慨。

脚下的东淝河，即是近 2000 年前的淝水之战古战场。公元 383 年，前秦苻坚仗兵多将广欲统一江南的东晋，志骄意满地宣称，我前秦九十万大军，一旦兵临长江，即可“投鞭断流”。结果东晋的宰相谢安临危不惧，布奇兵，出奇招，在长江以北、淮河南岸的寿州城以东淝河与前秦军南北对峙，以少胜多，一举击败兵力几乎十倍于已的前秦军队，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千古经典传奇，淮南八公山遂闻名天下。

岁月弹指刹那，沧桑不掩风华。昔日古战场故事已成经典，厮杀呐喊声也深植历史卷页。而今，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又崛起许许多多现代故事与现代传奇。东淝河又续演了古战场的风流芳华。眼前的引江济淮入淮河口项目即是现代传奇中的一项宏大工程。

往南望，在引江济淮工程来路的正前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商（丘）杭（州）高铁东淝河拱形高桥。此时，一列高铁正呼啸而过，几乎瞬间就穿越了几千米的桥梁，令人想起“淝水之战”时谢玄（东晋

御敌大将军）率 5000 骑士突破东淝河冲击前秦几十万大军的英雄壮举。历史，没有高质量的速度就没有胜算，今日也同样，提质提速既体现效率与效益，也标志历史与社会的进步。靠近高桥桥与其兄弟一般耸立的是合淮阜高速公路的斜拉桥，此时正在做桥梁抬高工程施工，因引江济淮工程开通入江水后，淮河水位与东淝水位抬高，高速公路原桥已不适应大型船舶通航，故需进行抬高。这也是应发展的需求而提升吧。人生也如此，一生都要不断抬高标准提升自己才是。如果说前两座桥在伯仲之间，那么东淝河的靖淮大桥则是小兄弟了。它属引江济淮的配套工程，由原来的靖淮老桥改造而成。驻步远眺，新靖淮大桥与高铁、高速大桥三兄弟卧若玉带，高塔如冠，在八公山畔，古城墙外交相辉映，蔚为壮观。陪同我们的项目经理说，高铁、高速、高等级航道三高相会于此，可谓桃园三结义！我接道，于此于时，应是新楚风汉韵，吟唱江淮汇。

北面就是引江济淮的船闸主体项目，右边是 34 米宽的一线船闸改造工程，左边是 23 米宽的复线船闸工程。工程的主要建筑基础设施基本完成。项目经理告诉我们，左边 23 米宽的复线船闸工程即将完工。今年年底，引江济淮全线贯通，该船闸将进行通航试运行。随着经理遥指，目光远眺，在船闸工程向北延伸处，是烟云飘渺的淮河水畔——长江水与淮河水即将相逢的交汇口。此时虽然尚未有江水流来，但随着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三季) 征文

项目经理的介绍，看着眼前投资近 8 个亿（整个引江济淮工程总投资 600 多亿，此处仅指入淮口船闸项目投资额）、规模宏大的工程即将竣工，想象着几十亿立方的江水不久将如约而至，禁不住由衷感叹！作为一个老淮南，几十年工作与生活经历早就告诉我，虽然淮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淮河儿女，但毕竟是酸甜苦辣尽在其中，除了受自然环境（频繁的水灾与旱灾）影响，还有水资源环境（水量小、饮水质量低、通航能力差）、水生态环境（易污染、生态功能脆弱）的困扰。长江水解淮河之渴，淮南将要喝到的可是第一口南来之水。就在眼前，就在这里，甘若醴泉啊！被称为安徽的“南水北调”——引江济淮工程，是新中国继三峡、南水北调之后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建成运行后，一条崭新的南北向上大通道——江淮运河将沟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江淮运河既保证和改善城乡供水、民生用水，保证和改善淮河水生态环境，还要充分发展江淮航运，为淮河通江达海开辟一条“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也是一条“黄金项链”，将长三角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紧密地连为一体。带动航运交通、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及相关特色产业发展。一座座现代化运河新城也将应江淮运河之“运”而生。

近 700 余公里的江淮运河，在淮南境内约 100 公里。淮南境内目前的工程除了江淮沟通段的输水河道工程、瓦埠湖湖道疏浚工程、瓦埠湖大桥、东津渡大桥、靖淮大桥等大桥工程外，入淮口的东淝河船闸工程是引江济淮八大枢纽工程之一。运河通航后，这些工程项目将大大改善和提升古战场周边与入淮口一带的基础设施现状。届时入淮口自带光芒，会如现代长江三峡坝区因筑三峡大坝而兴起，如江苏淮安（处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口）因古运河而兴起一样，成为江淮运河终点的一个重镇，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会突飞猛进。除此之外，众多的淮河儿女还会看到，自瓦埠湖到入淮口运河段还必将像彩带串明珠一般把瓦埠湖、寿州古城、淝水之战古战场以及八公山风景区联接为一体。八公山旅游业将奏响古战场文化、淮河文化与运河新文化的多重乐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此时此刻，我头脑中不觉跳出来宋代词人秦观的这句名词。淮水汤汤贯古今，运河氾氾润新淮。我想，在这江淮运河的入海口，在这长江与淮河的相逢处，在这著名的古战场，一座新城将崛起，一篇新的八公山故事将续写。淮河在新时代的追梦前行中将从这个入淮口起步开始，毫无疑问会成为淮南未来的一阙诗与远方。

漫步瓦埠湖畔

王晓珂

这里是方圆百里的天然湖泊，如今架上了一弯虹桥，可以直接抵达对岸。它叫瓦埠湖，古时也叫望春湖。

欣赏一个地方，是从它有湖水开始的，沿着它的岸徘徊，步履越慢越好，像蜗牛的速度，才能真正熟悉它、认识它、看清它而感受和欣赏更多的东西。不只是朝霞、也不仅是夕阳，还有那船、那鸟、那波涛、那浪花…… 每次我都想，一个人摆着一个小木船，在月夜里的湖上，游荡！如果有细雨蒙蒙，那更好，在清晨，走进迷雾里，环绕一周，数着梦幻的微风，慢悠悠地与水波同步。水波在弹琴，声音空灵。水鸟在浪花上呢喃，水碧天蓝，湖岸翻阅远古的诗。春秋时期，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的子贡步行时的脚印，起身鲁国，与瓦埠湖畔的微风一起拂过。他累了，望着遥远不及的吴国，便不再远行，永远安息在湖畔的铁佛岗上。

古老的街，光滑的石板路，书印在史图上，元代就标记了瓦埠站。清朝汇集成街的人流，也是一幅上河图。百年前风云际会，走过望春园，当年的枪声早已逝去，赵圩村的泰山庙，暴动的队伍掀起了红色浪潮，方运炽巡视两岸，在这里的小学堂里曾经举行了两次县革命代表大会。每当走过会议遗址，那当年的情景，便浮现在眼前……

没有风的日子，瓦埠湖水很清澈，像一片静静的大海，湖面狭长，形如银虾，偶尔水鸟擦水面掠过，泛起涟漪。湖里有银鱼、瓦虾，银鱼洁白如银，透明如玉，古称胭脂鱼。宋代司马光有诗曰：“银花脸鱼肥”，这种光滑无鳞、肉质细嫩的鱼出水即死，很快便化为乳汁。

有风的日子，芦苇飘荡，获柴辉煌，每一棵小草也神采飞扬！天色、积云、鸟群、阳光、月亮……瓦埠湖的夜是宁静的，天上星星游在水中，晚风清凉，偶尔远处的村庄几声犬吠，湖岸农舍的灯光点点，没有城市的喧闹，这里静得深邃，月亮弯弯，正在细细的波光中弹奏着月光曲。夏季的蛙鸣，从湖边传来彼此的歌吟，站在

岸边，这一片月光水岸光影迷离，如梦如幻……

瓦埠湖接纳了南来的东淝水、东来的沿河、西来的陡涧河之水，融为一体，滋润四方。之后再分流向北，湾流驶向淮河。

瓦埠湖的中心，有大小两个滩，称为恋子岗，那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天界的仙女，心恋人间欢乐，来到湖畔与一农家男子相恋，以身相许，生下一子。后儿子出门玩耍走失，仙女寻子心切，寻遍三个集镇，不顾劳累过河，乘船到了湖中的小滩时，由于悲伤过度而逝去，好心的艄公把她运到大滩安葬了，那座坟人们称作“仙家坟”，那滩子称为恋子岗。如今，站在蜿蜒的跨湖大桥中段，向南望去是大滩，向北看到的是小滩。滩上草木葱绿，鸟儿成群，故事是一种记忆，一种理想，充满母爱的恋子岗更多的是一种信念，以湖水的深度美好着每一个心灵。

老街上的拐角楼旁，木窗深褐色的木板上依旧留着两行字：革命千秋业，江山万代红。老街古巷的旺园里，有一栋院落，这里走出了爱国将军方振武，院门外枇杷树结满黄色果实，院内盘根错节的石榴树如一个巨大的伞，柏树伫立，阳光洒在老屋的旧瓦上。岁月匆匆，时光消失在湖水里，百年前被称为天际真人的张树侯隐居在湖畔，种菜论书，金石绘画，赏梅咏竹。他的笔下，梅是天然绝世姿，风骨自珊珊。他身居僻壤，而心怀常念，呼起山中松竹友，为君愿报春消息。

漫步湖岸，诗意萦绕着湖水，冲荡着心头。踏着湖边田野上的夏日芳草，牵牛花悠闲地绽放，远处一队鹅群似乎刚从湖水里沐浴而归。极目远眺，夕阳渐渐落下，云朵、红日铺就了湖面层层彩绸，新建的跨湖大桥，已变成了一道彩虹，搭起了乡村日子的美好，鸟儿也奔进湖光里，一名渔翁站在一叶扁舟上，抛向天空一际的希望，网住了满满的云霞与绚丽。时光里，站在望春湖的岸边，已陶醉忘归！

《淮南子》中“道”的时空意蕴

高 旭

在中国道家思想史上，《淮南子》一书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因为它是秦汉大一统王朝发展初期道家学说最具集成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与先秦老子、庄子、稷下黄老相比，带有自身鲜明的时代气息。对先秦道家最核心的概念“道”，《淮南子》既有全面深入的继承，也有更为丰富的思想阐释，体现出别具意蕴的哲学内涵，而这突出反映在其对“道”的时空性与超时空性的双重把握上。

《原道》是《淮南子》全书的“道”论总纲，也正是在该篇之始，淮南王刘安对“道”展开一种极富“时空”蕴涵的理论诠释。

《原道》云：“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溲，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恢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絃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濡，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由此段文字可见，《原道》对“道”的哲学认识虽然立足于形上的“本体论”，但却重在从形下的“存在论”来描述和揭示“道”的实际存在，因此同先秦老、庄相较，其所论之“道”并非主要体现为哲学的玄思，而是显示出“具象性”的特征。具体而言，这种“具象性”主要是通过“时空”的形象化表达来得以实现。

一方面，《原道》借助“天地”的空间感和“朝夕”的时间感来表现“道”的客观存在，认为其能附着于“空间”“时间”之上，让人有所切实感知；另一方面，《原道》又试图强调与突出“道”不为“空间”“时间”所限的特殊性，认为其是“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是“无所朝夕”的根本超越。因此，《原道》用“无形”“无穷”来更进一步地揭示出“道”的这种“超时空性”。

就《原道》而论，“道”的存在是“时空性”与“超时空性”的辩证统一。“时空性”的可感知，让“道”有可能被人类理性所理解和把握；“超时空性”的不可限意义，却又让“道”成为人类理性绝对难以掌控与驾驭的存在。因此，“道”“人”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存在关系——若有若

无，似近又远。先秦道家从老子以来，对“道”的哲学思考便具有“时空性”与“超时空性”的双重意涵。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力图用世界图景中的具体之“名”来认识、理解和把握无形之“道”。当老子凭借“名”的方式及手段来面向“道”时，便随之产生了“天地之始”“万物之存”的形下议题，也就将“道”带入进“时空”之中，使其不可避免地形形成“时空性”与“超时空性”的复杂的哲学思辨。于是，老子所说“常有”“常无”的观“道”途径，所言“道”之“妙”之“微”，其实际所指，即在于世界赖以存在的“空间”“时间”。

老子论“道”所隐含的时空意蕴，在《淮南子》中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论表达，因而《原道》篇首方才会用一种十分“具象性”的方式来诠释“道”的存在状态及创世功用。“原流泉溲，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水”以“至柔”的存在状态将“道”的“时空感”体现出来，成为最能反映“道性”的具象载体。“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横四维而含阴阳，絃宇宙而章三光”，“道”兼具“时空性”，又显“超时空性”的双重蕴涵，也唯有在“水”的意象里更易于为人所感知和把握，因为“水”是随宜赋形、无所不在、汨汨长流，绵绵不绝的，能从“有形”中彰显出“无限”性。

正是“时空性”与“超时空性”的辩证统一，让“道”具备“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的特性，更能进而发挥出根本的“创世”功用。“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一切“有形”的背后都是“无形”之“道”的作用，“以之”二字表明了“山”“渊”“兽”“鸟”“日月”“星历”“麟”“凤”均受限于“时空”，只有创造出它们的“道”才能超越“时空”，成为最本原的“创世”力量。

“道”是如何存在的？又是何以被人类理性所感知与把握的？这始终是道家哲学里无法轻易解答的根本问题。从《老子》到《淮南子》，中国道家对“道”的阐释内容或许在发生变化，但是经由“时空”的维度来认识“道”，却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这一维度始终内在隐含着“时空性”与“超时空性”的双重哲学意蕴。概而言之，“道”在“时空”中，又超出“时空”外。

赓续治水七十年，千里长淮得安澜

时本放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 (第六季) 大型征文

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寿县人，不屈不挠地与洪水抗争着，拼搏着。寿县要发展，治水是关键。而关键的关键，尚依赖于国家对淮河的有效治理。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全长约 1000 公里。这里造就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是理想的栖息之所，曾长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核心地区，素有“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也是我国南北气候的过渡带。淮河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历史上长期畅通入海，并无水患。800 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改变了淮河温顺的面貌。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东京留守杜充在河南滑县开挖黄河改道南流，以阻金兵；绍熙五年（1194 年），黄河又在阳武决口，河水挟带着万吨泥沙夺淮入海，淮河入海水道被堵，自此淮河沿岸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灾难史。抗日战争期间，淮河流域大部沦陷。1938 年，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黄水在淮河流域泛滥达九年之久，淮河水患不断加重，流域内水利工程千疮百孔，损失殆尽，沿河洼地尽在水患肆虐中。寿县，位于淮河中游，淮河自王家坝向下进入中游 500 公里，河床浅，河道平缓，落差仅有 19 米，故历史上多涝灾水患。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把“兴修水利，防洪抗旱”写进《共同纲领》。1950 年夏，安徽、河南交界处连降大雨，灾情惨重百年未有。水灾告急的电报接二连三地呈送给新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肃敌斗争、抗美援朝迫在眉睫。然而，毛泽东从共产党人的初心出发，从 7 月到 9 月，连续四次对淮河救灾和治理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并督促要治理淮河。

11 月 6 日，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机构——治淮委员会成立。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治淮工程于 1950 年 11 月全面展开，豫、皖、苏三省 300 万民工日夜奋战在淮河工地上。在国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毅然决定举全国之力治理淮河，当家作主的人民战天斗地的气概被激发了出来，几千名医务工作者、上万名专家技工、几百万名民工，从全国各地奔赴治淮前线。1951 年 5 月，毛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伟大号召极大鼓舞了治淮大军的士气，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治淮高潮。在工地上出现了“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的动人景象，建设者们居住在滩地工棚里，睡在泥地稻草上，食在露天。原准备投入抗美援朝的野战师集体转业，改为解放军水利工程一师和二师，华东各大院校和高职



淮河两岸

贾少平 摄

土木水利系即将毕业的学生纷纷响应号召，参加治淮战斗。这一时期，建设者们创造了一项又一项享誉海内外的治水奇迹：建成了气势恢弘的大别山水库群，创造了中国第一座连拱坝、第一座自行设计的水力拱坝；兴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大灌区——淠史杭灌区。从 1950 年至 1957 年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初步改变了淮河“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水患局面，但仍未根治好淮河的突出问题。经 1954 年特大洪水考验，仍存在不少难题。

由于流域内防洪排涝工程体系不完整不充分，1991 年夏，淮河流域再次发生了较大洪水，京沪、淮南等铁路几度中断，大部分公路干线被淹没，数千家企业被洪水围困。寿县也遭受了巨大灾害。1991 年 9 月，国务院再次召开治理淮河工作会议。针对淮河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确定实施以防洪、除涝为主要内容的治淮 19 项骨干工程。整整用了 15 年时间，到 2007 年基本完成，淮河流域防洪除涝工程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全流程抵御洪灾风险能力和社会安定程度大为提高。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淮河入海水道等一大批治淮重点工程完工。寿县县域内的正南洼堤、张马岗堤、寿西湖防洪大堤、九里联圩堤进行了加固加高，通淝闸、正阳涵、幸福涵排水闸进行了扩建；大店站、时寺站等排涝站进行了更新扩容，基本满足正常情况下排涝需要；肖严湖、瓦埠湖、梁家湖湖堤得以加固，湖堤路面进行了硬化，沿湖各中小型排灌泵站进行了扩容改建。自 2003 年洪灾后，经改建后的防洪设施发挥出巨大能量，全县境内村庄农田从此未发生决堤被淹现象。

2010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赓续发力，对淮河进行综合治理，彻底解决淮河流域洪涝、干旱及生态环境保护问题。2011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进一步治理淮河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再用 5 至 10 年时间，完成 38 项治理任务。几年来，一大批重点治理工程落地建成，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建成通水并发挥显著效益，引江济淮、南水北调东线二期等工程即将完工；河湖湖泊、水资源、水生态、水土保持等行业监管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农村饮水安全、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中小河流治理等民生水利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流域内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了明显提升。据统计，到 2019 年底，淮河流域已建成 6300 余座水库，约 40 万座塘坝，约 8.2 万处引提水工程，规模以上机电井约 144 万眼，水库、塘坝、水闸工程和机井星罗棋布。淮河流域基本形成了以水库、河道堤防、行蓄洪区、控制性枢纽、防洪调度指挥系统等组成的防洪除涝减灾体系，使淮河流域上游防洪标准达到超 10 年一遇，中下游防洪标准已达到 100 年一遇，重要支流河、中小河流达到 10 至 20 年一遇。纵观淮河流域，逐步形成了“四纵一横多点”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配置体系。“四纵”就是南水北调东线、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济淮、苏北引江工程；“一横”就是淮河；“多点”就是一大批水利工程。

历经 70 年三次大规模的赓续治理，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理顺了紊乱的水系，改变了黄泛数百年来的恶化的局面，实现了淮河洪水入江畅流、归海有道，初步构建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新淮河。